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牛津通识读本

俄罗斯文学

Russian Literature

[英国] 卡特里奥娜·凯利 / 著
马睿 / 译

[英国]卡特里奥娜·凯利 著 马睿 译

俄罗斯文学

牛津通识读本 ·

Russian Literature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文学/(英)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著;
马睿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9.12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 Russian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7955-5

I.①俄… II.①卡… ②马… III.①俄罗斯文学—
文学研究 IV.①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1740号

Copyright © Catriona Kelly, 2001

Russian Literatur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272号

审图号: GS(2019)3900号

俄罗斯文学 [英国] 卡特里奥娜·凯利 / 著 马睿 / 译

责任编辑 许丹
装帧设计 景秋萍
校对 王敏
责任印制 董虎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箱 yilin@yilin.com
网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毫米 × 889毫米 1/16
印张 23.25
插页 4
版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7-7955-5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此电子书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刘文飞

这本《俄罗斯文学》值得一读，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之一种，它体现了这套名牌丛书的整体特点，即用浓缩的笔墨在短小的篇幅里给出关于一门学问的概括介绍。此书原名 *Russian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在英语中，“introduction”意为“引言”“导论”等，原本就应是简短扼要的，而在它前面又加了限定词“short”，而且还有进一步强调的“very”，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极简指南”。对于不十分了解俄罗斯文学的读者而言，此书一册在手，便可获得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约略认知；而对于学习或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业读者而言，此书无疑也具有很多借鉴意义。

作者在全书开头便写道，介绍俄罗斯文学主要有三种传统方式：一是罗列“正典”，即介绍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二是简述文学运动和文化制度；三是个性化的文学鉴赏，如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或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之所为。但是，此书的性质和容量却不允许作者采用这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于是作者便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纲举目张”的结构方式。本书作者选中俄罗斯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普希金，又在普希金的作品中选中最重要的一首诗，即《“纪念碑”》，用作抓手。因为在她看来，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短短的五小节二十行诗中便提出了七个在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中引起广泛共鸣的主题，作者就以这七个主题为“路标”，开始了她的“发现之旅”。

第一章对作为普希金文学“遗嘱”的《“纪念碑”》一诗展开分析，并巧妙地从中挑出七个诗句，作为接下来七个章节的标题。第二章《“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讨论俄罗斯的“作家崇拜”问题，认为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普希金纪念碑于1880年落成“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传统随后延续下来，不断强化、泛化，造就了许多俄罗斯作家心目中的“纪念碑情结”；第三章《“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正典》以普希金被经典化、正典化的过程为线索，思索俄罗斯文学成为一种“文化领导力”和“文学民俗”的原因，以及俄罗斯文学读者“激进的审美保守主义”生成的历史语境；第四章《“我的名字会远扬，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作家们对普希金的回应》讨论俄罗斯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中对普希金传统做出的回应，“面具很多”、因而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性的普希金，在他之后的俄罗斯作家中间经历着一个神话的建构、解构和不断重构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自身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第五章《“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被当作“思想大师”的作家们》指出，在普希金的时代人和后代的心目中，他的“思想大师”“民族导师”的身份还是份量最重的，作者借此考察了

俄苏文学与意识形态、道德立场和“公开说教”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第六章《“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男人、女人与社会》讨论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和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角色问题；第七章《“她的各族的语言都将把我呼唤”——俄罗斯文学与“原始文化”》介入俄罗斯文学关于帝国的文学想象世界，从普希金的“文学上的‘高加索大发现’”起，俄罗斯文学始终呈现出一个悖论的特征，即它“既是殖民主义的，又是后殖民主义的，同时采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对立的视角”，它在东西文化的合成中感觉到自身的文化使命，同时也在通过对帝国内部“文明”与“野蛮”之对峙来彰显俄罗斯民族的文学优越感；最后一章《“哦，诗神，继续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以普希金究竟是否是“积极的信徒”这一问题为引子，讨论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它既是高度精神的，热衷于神秘主义，同时又是“日常东正教”的，是一种“肉体的神学”，因而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俄罗斯文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恰在于它能够拥抱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

作者在书中声称，“本书无意成为一部循规蹈矩的文学史”，通读全书，感觉它的确不“循规蹈矩”，甚至也不像是一部“文学史”。作者在第一章的开头曾提及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并认为那部同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文学史》（其实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初版并非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算是“极简”通识读本鼻祖。以赛亚·伯林在评价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时曾说它“十分个性化”，这部《俄罗斯文学》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特征。这里所言的“个性化”，主要是指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者的叙述角度。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西方学者通常

对俄罗斯文学所谓的进步性、人民性和世界影响等问题兴趣不大，甚至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上也不愿多费笔墨，他们似乎更愿意从文化史、思想史、民族精神发展史的角度来打量俄罗斯文学。此书亦如此，作者将俄罗斯文学的整体概括分解为若干论题，如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俄罗斯的“作家崇拜”现象及其原因、俄罗斯文学与书刊审查制度间的微妙关系、文学中的性别和殖民问题、文学和宗教意识的关系等，并由此展开她的思考，亮出她的观点，此书也因此成为一种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文化学阐释之尝试，是对俄罗斯文学所做的立体扫描。因此，这部译成中文仅十余万字的普及性读物，也能让人读出作者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理解，能感受到被作者精心置入字里行间的学术性。

其次是作者的主观立场。像大多数西方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一样，作者在面对其研究对象时的态度是审视的、审慎的，其中不无挑剔，甚至挑衅。比如，她认为俄罗斯文学史家的“主要任务是把作家生平写成一条关于苦难和凯旋的圣徒道路”，俄国历代统治者都善于“用官方爱国主义绑架俄罗斯作家”。她认为，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经典文学教育，其“效果似乎不过是延续了某种文学民俗”，而“最坏的副作用在于它促成了咄咄逼人的审美保守主义”。她直言不讳地写道：“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赌，酷爱醋栗果酱，而托尔斯泰对上述四样中的至少三样同样偏爱有加。”她甚至将俄罗斯的普希金学者称为“看门狗”。这样的言辞和表达方式是不可能出现在俄罗斯学者的相关著作中的。作者摆出的这一姿态，既是欧美学界强调学者独立人格的学术传统的一种体现，恐怕也像西尼亚夫斯基在《与普希金散步》中所做的那样，意在解构一种权威，即便是文学的权威。

最后是此书的叙述调性。与作者对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罗斯作家略带调侃，甚至不无苛求的态度不同，作者在面对其读者时反倒体现出了某种亲切和随意。在这里，作者的教师身份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此书毕竟也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本”。个性再强的老师在面对学生时往往也会温情脉脉，娓娓道来，让听者有一种参与感。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读完本书不会让你对俄罗斯文学无所不知，但我希望你能从中得到启发，愿意更多地了解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文学文化，并跟我一样醉心于对它的探索和写作。”全书的结尾也是作者这一文字风格的最好体现：“在俄罗斯本国，作家们往往被视为圣贤，被视为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道德楷模；然而阅读俄罗斯文学还有很多其他理由。和其他任何文学一样，它以新颖出奇的方式表现世界，它探究人们有时宁愿不去思考的人类经验领域（疯狂、杀人欲望、暴政）；它不仅刺激人们的头脑，也带来感官的愉悦——将语言拓展至极限的愉悦、大笑的愉悦、乘着想象的翅膀飞升的愉悦。”

关于一部“极简指南”的序也不应该很长，但在结束序言之前还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此书的作者。卡特里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1959年生于伦敦，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俄语，其间曾在沃罗涅日大学进修。在牛津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伦敦大学，1996年返回牛津，在牛津大学新学院任教授，当时她才37岁，这在牛津文科专业中十分罕见，因为她在此时已经出版了两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即《彼得鲁什卡：俄国狂欢木偶戏》（*Petrushka: The Russian Carnival Puppet Theatre*，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俄国女性写作史》（*A History of Russian Women's Writing: 1820—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凯利教授学术兴趣广

泛，学术产出丰厚，从俄国现代派诗歌到俄国女性文学，从俄国文化中的性别问题到儿童问题，从彼得堡城的文化记忆到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纷纷成为她的研究对象。除这部《俄罗斯文学》外，她陆续出版的著作还有：《改良俄国：叶卡捷琳娜至叶利钦时代的咨询文献、礼貌文化和性别》（*Refining Russia: Advice Literature, Polite Culture, and Gender from Catherine to Yeltsin*,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帕夫利克同志：一位苏联儿童英雄的飞升和坠落》（*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 格兰塔图书公司，2005年；Товарищ Павлик: Взлет и па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мальчик-героя, 新文学评论出版社，2009年），以及《圣彼得堡：往昔的阴影》（*St. Petersburg: Shadows of the Past*,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20年前，序者有幸在牛津结识凯利教授，记得当时听过她的一次讲座，内容是关于苏联二三十年代墙报文化的讨论。在牛津大学一间古色古香的教室里，年轻的凯利教授通过幻灯片展示出许多很有“历史感”的墙报图片，让人目不暇接；她睿智幽默的口吻，更是不时引起一阵阵会意的笑声。这位牛津教授在学术选题上的独到眼光以及她在面对研究对象时的审视立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写这篇序言之前，我曾在电子邮件中问她有何建议，她回答说没有任何建议，但仍很好奇我会写些什么。我在邮件中告诉她，我的序言将这样结尾：

我建议读者们用凯利教授的方式去面对俄罗斯文学，用凯利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方式去对待她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也就是一种审视的方式，思索的方式；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希望的那样，她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激发思考，激起争论”。

前 言

和宽泛地介绍各国文学一样，传统上，介绍俄罗斯文学也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罗列所谓的“正典”，著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配以19世纪的一些次要人物和20世纪的主要作家。第二种是简述文学运动和文化制度：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查制度、苏联作家协会和文学异见分子。第三种介绍方式是作家而非学者偏爱的，即一种个性化的文学鉴赏。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讲稿》或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来说，素材的选择显然相当主观，在大力推崇某些作家的同时，对其他作家的批判也是不遗余力。

还有一些介绍文字的撰写方式不那么旗帜分明。其一是围绕某个强有力的中心论题展开论述。例如，尤里·特尼亚诺夫在他的精彩著作《拟古者与革新者》（*Archaisms and Innovators*, 1929）中就提出，文学演变的动因来自作家们对现有文本的态

度，这些文本表现世界的方式可能是消极模仿、积极抵制，或吸收与改造并行。另一种写法是深入分析文学语言的某一技术层面。例如，米哈伊尔·加斯帕罗夫的俄语诗格史就考察了人们对韵律形式的偏好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并细究了在某一历史节点，某些特定的韵律形式所承载的重要意义。

本书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尤其不属于前两类。当前已有不少直线式概述俄罗斯文学史的优秀著作，再写一部已是多余，尤其是一部将有着大量重要作家（其中很多人写过复杂的大部头作品）的文学文化简化得面目全非的著作。同样，我对于以某个“重要概念”为核心展开讨论也持谨慎态度，因为已经有太多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思考把复杂的文本简化为空洞的滥调：什么把“多余的人”作为小说的中心主题啦，诸如此类。另一方面，像特尼亚诺夫那样的理论探讨需要一些空间才能展开，而且如果对它阐释的原始素材不够熟悉，理解起来就很困难。因此，我决定效仿早期出版的一本“牛津通识读本”——玛丽·彼尔德和约翰·亨德森那部雄辩而迷人的著作《古典学》（*Classics*）。《古典学》没有遵循学校里教授这门课程的惯例，匆匆浏览一遍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恩怨、作为民主滥觞的雅典、管道系统的源头罗马城、征服不列颠以及其他一系列标志性历史事件，而是把焦点锁定在一种特定的手工艺品上：阿卡迪亚地区巴塞城内那座阿波罗神庙的浮雕饰带，以它们为起点，展开对各种问题的广泛探讨，那些都是当代古典世界专业研究领域关心的问题，也关乎人们对古典时代不断改变的态度。

要撰写一部介绍俄罗斯文学及其思考和探讨方式的通识读本，一个类似的方法是围绕一个相当于莎士比亚，或者说相当于

巴赛城的大理石雕像那样的俄罗斯人物——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展开。从高加索地区的殖民化到沙龙文化，普希金的作品本身涉及很多当代文学史的核心主题。学界用了很多不同的评论方法来研究那些文本，从考据学或不同手稿间的比较，到形式主义，再到女性主义。“普希金神话”（作家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形成也提出了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诸如文学史如何被创造、“民族文学”的概念如何产生，以及这些过程如何使得某些类型的作品（例如俄罗斯女性的作品）看似边缘化。 ii

以这种方式来撰写一个民族的文学，并不是说我要揭露爱国评论家们对读者犯下的欺骗罪行。普希金与但丁、莎士比亚或歌德一样，天赋异禀，思想深邃：阅读他的作品回报颇丰。然而这类民族作家的盛名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因为他们身边总围着一群“看家狗”评论家，这类评论家往往不怎么关心如何赞美自己所保护的东西，而更孜孜于把他人挡在门外（这倒也确是看家狗所为）。这类盛名有时也会让评论家们产生粗枝大叶的反应。（想想我前几行刚刚用过的那个词，“回报颇丰”到底是什么意思？）普希金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不应该被看作某种文艺“政治局”的成员，坐在那里接受一群毫无人身自由的当代和后代读者“雷鸣般的掌声，进而变成了热烈欢呼”——这是当年苏联的大小会议上耳熟能详的套话。那些作家往往跟彼此、跟俄罗斯公众意见不合，然而历届政权惯于利用已故作家，把他们供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先知，而另一方面，同样的政权对那些不愿闭嘴（或停笔）的当代作家却毫不容忍。本书也不乏争议之处，但它意在从积极意义上抛砖引玉——激发思考，激起争论。读完本书不会让你对俄罗斯文学无所不知，但我希望你能从中得

到启发，愿意更多地了解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文学文化，并跟我
iii 一样醉心于对它的探索和写作。

虽然本书无意成为一部循规蹈矩的文学史，但我决定在某个方面遵循传统：对那些帮助我写书的人表示感谢。乔治·米勒先是温柔地胁迫我接受写作一部“极简”通识读本的建议，继而在本书成形的过程中，他的奉献精神、建设性的批评和技术指导都堪称典范。凯瑟琳·汉弗莱斯和艾莉森·拉切文帮我渡过了从打字稿到最终付梓的种种难关。好几位匿名读者提出了宝贵建议，对我修改初稿帮助很大；跟几位好友的谈话，以及我在延伸阅读建议中列出的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研究著作，则为我确定研究方向提供了更宽泛的帮助，这几位好友是米哈伊尔·列昂诺维奇·加斯帕罗夫、芭芭拉·赫尔特、斯蒂芬·洛弗尔、戴维·谢泼德、格里·史密斯和亚历山大·卓尔科夫斯基。马丁·麦克劳克林翻译的卡尔维诺真是件珍贵的礼物，对我撰写第一章极有帮助。

不过在这样一部通识读本中，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老师。我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安·彭宁顿睿智深邃的宽容和对俄罗斯诗歌的钟爱，与罗纳德·欣利爱憎分明的犀利言辞和对俄罗斯作家必须被看作是宏大文学世界之组成部分的信念相得益彰。我希望以这本书向他们致敬，同时也向我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教过的那些学生致敬，他们充满怀疑精神的提问、富有创意的思想以及拒绝想当然地接受任何观点的态度，总让我感到
iv 由衷的喜悦，也是我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



图例

- 1801年到19世纪中期新增的领土
- 1800年的国界线
- 城镇

图例

Ⓜ 博物馆

Ⓣ 剧院

Ⓛ 图书馆



教堂

Ⓦ 作家博物馆

Ⓦ₁ L. 托尔斯泰博物馆(“托尔斯泰故居”)

Ⓦ₂ 普希金博物馆

Ⓦ₃ L. 托尔斯泰博物馆

Ⓦ₄ 赫尔岑(纪念馆)

Ⓦ₅ 果戈理

Ⓦ₆ 茨维塔耶娃(故居博物馆)

Ⓦ₇ 契诃夫(纪念馆)

Ⓦ₈ 高尔基

⚡ 纪念碑

⚡₁ 普希金(1880)

⚡₂ 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

⚡₃ 果戈理(1909/1952)

⚡₄ 马雅可夫斯基(1958)

⚡₅ 高尔基(1951)

⚡₆ 布尔加科夫(1991)